



有了杜甫的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,张翰的莼鲈之思,我常常觉得想家是从秋天开始的。

《找米吃》里的带头老师说:人嘛,走远了就要想家。就算脑袋不想,胃也想。至理也!

欢迎继续投送美文、随想至“小时新闻·写点生活”,扫描左下角二维码,关注下期主题。

找米吃

□ 王冠

2015年盛夏,我和老二去西安,参与秦陵兵马俑博物二号坑的一些整理工作。

西北人是做面食的高手,能把面玩出各种花样,却也因此执迷于三餐都用各色面食作主食。于是,在他们日常的食堂里、餐桌上、饭碗里几乎找不到一粒米饭。甚至他们口中所说的吃“饭”,其实吃的也是面。而他们提及吃米饭的时候,是有特称的——他们叫“吃米”。

我的带队博士是个土生土长的陕西人。当我和老二跟他抱怨在西安吃不着饭时,他就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。“恁这娃说话不凭良心,恁俩哪天哪顿吃少咧?咋的就吃不着饭了嘛?”他问。直到我和老二比划了半天,我们互相之间才明白这不仅是个语言问题,更是个文化问题。

他最后一拍大腿,说:“噢,恁俩说的是吃不着米呀!”

我们到的第一天,他带着另外几个博士在宿舍亲自下厨给我们整了一锅油泼面:超市里现买的面粉干辣子,自个擀的面,自个熬的油泼辣子。

面煮熟了盛出来一大碗高高冒尖,油泼辣子一浇头,再撒点葱花,搁两根小青菜,拌开。宽面条渍满了油香和辣香,入口吮味吮味筋道有嚼口,香透了半个脑壳。

第二天下工地,中饭就在博物馆食堂吃。老二打了一大碗炸酱面,我打了一大碗番茄鸡蛋拌面。这两碗面又给我们干懵了:这面揉得太好吃了。

……

于是,在西安的第一个礼拜,吃了二十一顿饭,早中晚都是,还不带重样。老二在我们到达西安的第三天就迫不及待地宣判:“西安是面食爱好者的天堂!”

这么过了一个礼拜,突然感觉不行。面食的酸逐渐在胃里泛上来,吃什么都顶着,没有胃口。我和老二说了,老二说:“我也是这个感觉。”

于是那天中午下工之后,我们两个就没有去食堂吃,而是跑到一个报刊亭买了桶泡面,在马路牙子上蹲着吃。报刊亭在博物馆的门口,人来人往的,我们饿急了,顾不得许多,身上考古队的工作服也没有脱,就那么马路边旁若无人地蹲着吃。有家长带着孩子路过,忍不住多看了我们两眼。

吃完了泡面还是不行,不解馋。我们带队老师“嘿嘿嘿”地笑:“两个江南娃想家了。”他揉揉肚子示意说:“人嘛,走远了就要想家。就算脑袋不想,胃也想。”

老师说:“走。今天晚上不吃食堂也不吃面了,带大家一起去吃两个江南娃娃的家乡菜。”

老师带着我们,在城里的住处旁边找到了一家江南菜全国连锁店,把醋鱼、虾仁、东坡肉都点了一遍。一

桌菜满满当当,齐齐全全,每一道都带着西北人对于杭州菜的理解、想象和用力过猛。

吃完饭,老师问老二:“娃子,还想家么?”一向情商极高的老二没忍住:“更想了。”老师最后苦笑着决定给我俩单独放一天假。“先把胃的问题解决掉!”“这个世界上,能有啥事比吃饭更重要嘛!”

第二天不用下工地的我俩还是在六点钟就早早地起床,然后跟着手机导航到了最近的菜市场。我们逛了一圈,买了两根小青菜,还有两斤三层肉,因为老二自告奋勇说他能做红烧肉。在市场的最深处我们遇到了一家吊炉烤鸡店,让老板给我们斩了一只。唯一一家粮油店的老板娘给我们扛出了一袋20斤整装的大米。我和老二犹豫了一下,没买。

但米饭实在还是想吃。

回来的路上,老二灵机一动,说:“去哪个快餐店打两盒就好了!”可一路走回来一公里多,居然没有快餐盒饭店。老二又灵机一动:“去昨天的那家!”幸好那家江南菜连锁店也不远,店员也还对我俩有印象,马上表示了理解,只是说“单独买饭要贵一点,一盒5元”。往回走的时候我提着四盒一共20元钱的米饭,忽然觉得有点不对:“我们是不是还不如直接买那袋20斤大米?”

无论如何,饭的问题解决了。

一回住处,老二就动手开始做菜。小青菜过油炒透就好,红烧肉的做法稍复杂一点,老二切块了,然后放勺油、糖和酱油,拿锅焖透,出锅,也就好了。

一盘小青菜,一锅红烧肉,还有一盘熟制切好的烤鸡,摆在茶几上。我和老二打开盒饭,迫不及待地就开始扒饭。

红烧肉的油脂润入口中,脂香四溢,夹杂着酱香,鲜得简直连舌头也要咬了下来。这时候再扒拉一大口米饭塞进嘴里,顿时就热闹起来,糖油混合在口腔中交响鸣奏,每一个舌苔都在争先恐后地诉说着幸福感。西北的面食再好,却还得是这碗米饭才能说服南方人的肠胃。

我和老二啥话都没有了,闷着头只是往嘴里送饭。三个菜,四盒饭,五分钟就落入我俩的肚子里。

吃完了以后我和老二仰天躺在沙发上,打着饱嗝,任由眼泪从我们眼角往下淌。

我说:“我们俩真的是太没出息了。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,能有吃米饭吃哭的。”

老二满不在乎地痛快哭着,他说:“想哭就哭,今天就是被米饭吃哭了。”他补充说:“我现在只后悔一件事。”

我说:“嗯?”

老二说:“我们当时就应该买那20斤大米的!”

灵昆老

□ 钱国丹

我娘家那边有个游走的郎中叫“灵昆老”,都说他接骨本事了得,但我们都没有见过。

我妈是小学教师,我们几个孩子都跟妈住在学校的寝室里。

一个湿漉漉的星期天下午,我9岁的妹妹在河里洗好萝卜回到学校,年轻的校长见了她便作老鹰抓小鸡状逗她玩。我妹一躲,摔了一大跟斗。妹妹平日里一点都不娇气,这一回她却躺在地上哭得不行。校长只得抱起她送回我妈的宿舍。

“赖上我了赖上我了”,他把我妹往床上一丢,掉头就跑了。

妹妹哭着指指自己的左腿。我把她的单裤往上提提,腿脊上有血,还有一点断骨碴碴拱了出来。

父亲一见也慌了,背起妹妹就往镇医院跑。我跟他身后,在窄窄的河堤路上跑得汗水涔涔。大约20分钟,对面来了个干瘦瘦、佝偻背的老头儿。他左肩挑着小竹扁担,扁担的前头挂着褡裢,扁担后头是一方灰扑扑的小铺盖。

在擦肩而过的瞬间,那老头瞥了眼我妹的腿,问:摔断骨头了吧?我爸说,嗯,这正要去医院呢!老头说:花那冤枉钱干吗?我爸奇怪,哪有治病不花钱的?老头说,我就不收钱!父亲犹疑着,那老头说:没听说“灵昆老”吗?

“你就是‘灵昆老’?”父亲像遇到救星,背着妹妹掉头就回学校。“灵昆老”喘着粗气跟着我们。

他趑趄趑趄地上了楼,进了寝室,让妹妹躺平了,在她腿脊的双侧摸了摸,对我妹道:忍着点,我给你正骨了!

只见他右手抓住我妹的左脚,用力抻着,左手两个指头把探出来的那点骨碴碴按回去,然后在伤腿上摸索着按压了几下,说,骨头接上了!

又转身对我和我爸说:你们,一个去找笋壳,一个去烧半斤糯米饭!

天已向晚,我们只当他饿了,又觉得这老儿有点挑剔,吃饭就吃饭,还必得糯米饭。但他说过治病不要钱,吃碗糯米饭又怎的?

于是我下楼烧饭去了。等我把糯米饭端上楼,“灵昆老”从他的褡裢里抓出几把打成粉状的草药,倒在糯米饭上,他捏啊捏,捏成个药饼,裹在我妹的伤腿上。

这时我爸也回来了。“灵昆老”捡起笋壳卷儿,展开,一张张往药饼外贴,密密麻麻地箍了一周。

我爸说,你这位医院里打石膏。“灵昆老”眼皮一翻,说:石膏能跟我这比吗?我的草药能止痛,能接骨!——石膏又死又沉,接骨要靠你自己长。

已是晚饭时分,我问“灵昆老”想吃什么?他答,半斤老酒。

要什么饭菜?他摆摆手,坚定地说,就一碗老酒。酒来了,他慢慢地啜着,很享受的样子。我们正为他今晚睡哪儿发愁呢。喝完酒,他趑趄趑趄地下了楼,一头往楼梯下钻去,打开自己的小行李卷儿。我急忙说不行不行,这儿满是蛛网和蚊子!——要不你先出来,我给打扫打扫!

等我拿着扫帚和拖把来到楼梯下时,他已经呼呼地睡熟了。

之后每隔一天,“灵昆老”就笃着拐杖过来给我妹换药。每次都要一碗老酒。

给我妹妹换第五帖药时,“灵昆老”说:这腿再养养就没事了,我不来了。

问他要多少医药费,他又翻起了白眼,没好气地说,我说过不要就不要了。说完,收拾起行头,趑趄趑趄地走了。

正如他所说,过了段时日,妹妹的腿也痊愈了。

写点生活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



看好文,写好文,来这里